



雙網蜘蛛

落華生

现代文学名著

YUANBANZHENCANG

· 原版珍藏 ·

1947年版本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中華民國十四年一月初版
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七月第二版

廣

◆(82293)

文學研究會叢書綴網勞蛛一冊

定價國幣肆元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版 翻
權 印
所 必
有 究

著 者 落 華 生

發 行 者 兼 商 務 印 書 館

發 行 所 各 地 商 務 印 書 館

(本書校對者潘同曾)

目錄

命命鳥	一
商人婦	二六
換巢鸞鳳	四九
黃昏後	八七
縷網勞蛛	一〇六
無法投遞之郵件	一三七
海世間	一五九
海角底孤星	一六三

醒醐天女……………一七〇

枯楊生花……………一七八

讀芝蘭與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……………二〇六

墓……………二二六

命命鳥

敏明坐在席上，手裏拿着一本八大人覺經，流水似地念着。她的席在東邊的窗下，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臉上，照得她的身體全然變成黃金的顏色。她不理會日光曬着她，却不歇地抬頭去瞧壁上的時計，好像等什麼人來似的。

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會的法輪學校。地上滿鋪了日本花蓆，八九張矮小的几子橫在兩邊的窗下。壁上掛的都是釋迦應化的事跡，當中懸着一個卍字徽章和一個時計。一進門就知那是佛教的經堂。

敏明那天來得早一點，所以屋裏還沒有人。她把各樣功課念過幾遍，瞧壁上的時計正指着六點一刻。她用手擋住眉頭，望着窗外低聲地說：『這時候還不來上學，莫不是還沒有起牀？』

敏明所等的是一位男同學加陵。他們是七八年的老同學，年紀也是一般大。他們的感情非常地好。就是新來的同學也可以瞧得出來。

『鏗鏘……鏗鏘……』一輛電車循着鐵軌從北而來，駛到學校門口停了一會。一個十六歲的美男子從車上跳下來。他的頭上包着一條蘋果綠的絲巾；上身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；下身圍着一條紫色的絲裙；脚下踏着一雙芒鞋；儼然是一位緬甸的世家子弟。這男子走進院裏，腳下的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響。那聲音傳到屋裏，好像告訴敏明說：『加陵來了！』

敏明早已瞧見他，等他走近窗下，就含笑對他說：『哼哼，加陵！請你的早安。你來得算早，現在才六點一刻咧。』加陵回答說：『你不要譏誚我，我還以為我是第一早的。』他一面說一面把芒鞋脫掉，放在門邊，赤着腳走到敏明跟前坐下。

加陵說：『昨天晚上父親給我說了好些故事，到十二點才讓我入睡，所以早晨起得晚一點。你約我早來，到底有什麼事？』敏明說：『我要向你辭行。』加陵一聽這話，眼睛立刻瞪起來，顯出很驚訝的模樣，說：『什麼？你要往那裏去？』敏明紅着眼眶回答說：『我的父親說我年紀大了，書也

念夠了；過幾天可以跟着他專心當戲子去，不必再像從前念幾天唱幾天那麼勞碌。我現在就要退學，後天將要跟他上普朗去。」加陵說：「你願意跟他去嗎？」敏明回答他：「我為什麼不願意？我家以演劇爲職業是你所知道的。我父親雖是一個很有名、很能賺錢的俳優，但這幾年間他的身體漸漸軟弱起來，手足有點不活動，所以他願意我和他一塊兒排演。我在這事上很有長處，也樂得順從他的命令。」加陵說：「那麼，我對於你的意思就沒有挽回的餘地了。」敏明說：「請你不必爲這事納悶。我們的離別必不能常久的。仰光是一所大城，我父親和我必要常在這裏演戲。有時到鄉村去，也不過三兩個星期就回來。這次到普朗去，也是要在那裏耽擱八九天。請你放心……」

加陵聽得出神，不隄防外邊早有五六個孩子進來。有一個頑皮的孩子跑到他們的跟前說：「請『玫瑰』和『蜜蜂』的早安。」他又笑着對敏明說：「玫瑰花裏的甘露流出來咧。」——他瞧見敏明臉上有一點淚痕，所以這樣說。西邊一個孩子接着說：「對呀！怪不得蜜蜂捨不得離開她。」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，被敏明攔住。她說：「別和他們胡鬧。我們還是說我們的罷。」加陵坐下，敏明就接着說：「我想你不久也得轉入高等學校，盼望你在念書的時候要忘了我，在休息

的時候要記念我。」加陵說：「我決不會把你忘了。你若是過十天不回來，或者我會到普明去找你。」敏明說：「不必如此。我過幾天準能回來。」

說的時候，一位三十多歲的教師由南邊的門進來。孩子們都起立向他行禮。教師蹲在席上，回頭向加陵說：「加陵，蠶摩婢和尙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。現在六點半了，你快去罷。」加陵聽了這話，立刻走到門邊，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，隨手拿了一把油傘就要出門。教師對他說：「九點鐘就得回來。」加陵答應一聲就去了。

加陵回來，敏明已經不在她的席上。加陵心裏很是難過，臉上却不露出什麼不安的顏色。他坐在席上，仍然念他的書。晌午的時候，那位教師說：「加陵，早晨你走得累了，下午給你半天假。」加陵一面謝過教師，一面檢點他的文具，慢慢地走回家去。

加陵回到家裏，他父親婆多瓦底正在屋裏嚼檳榔。一見加陵進來，忙把沫紅唾出，問道：「下午放假麼？」加陵說：「不是。是先生給我的假。因為早晨我跟蠶摩婢和尙出去乞食，先生說我太累，所以給我半天假。」他父親說：「哦，蠶摩婢在道上曾告訴你什麼事情沒有？」加陵答道：「他

告訴我說：我的畢業期間快到了，他願意我跟他當和尚去。他又說：這意思已經向父親提過了。父親啊，他實在向你提過這話麼？婆多瓦底說：『不錯，他曾向我揭過。我也很願意你跟他去。不知道你怎樣打算？』加陵說：『我現時有點不願意。再過十五六年，或者能夠從他。我想再入高等學校念書，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點西洋的學問。』他父親詫異說：『西洋的學問啊！我的兒，你相差了。西洋的學問不是好東西，是毒藥。你若是有那種學問，你就要藐視佛法了。你試瞧瞧在這裏的西洋人，多半是幹些殺人的勾當；做些損人利己的買賣；和開些誹謗佛法的學校。什麼聖保羅、因斯提去啦，聖約翰、海斯苦爾啦，沒有一間不是誹謗佛法的。我說你要求西洋的學問，會發生危險就在這裏。』加陵說：『誹謗與否，在乎自己，並不在乎外人的煽惑。若是父親許我入聖約翰、海斯苦爾，我準保能持守得住，不會受他們的誘惑。』婆多瓦底說：『我是很愛你的，你要做的事情，若是沒有什麼妨害，我一定允許你。要記得昨天晚上我和你說的話。我一起當日你叔叔和你的白象主（緬甸王尊號）提婆的事，就不由得我不恨西洋人。我最沉痛的是他們在蠻得勒將白象主擄去；和在瑞大光塔設駐防營。瑞大光塔是我們的聖地，他們竟然叫些行兇的人在

裏住，豈不是把我們的戒律打破了嗎……我盼望你不要入他們的學校，還是清清淨淨去當沙門：一則可以爲白象主懺悔；二則可以爲你的父母積福；三則爲你將來往生極樂的預備。出家能得這幾種好處，總比西洋的學問強得多。」加陵說：『出家修行，我也很願意，但無論如何，現在決不能辦。不如一面入學，一面跟着曇摩蜚學些經典。』婆多瓦底知道勸不過來，就說『你既是決意要入別的學校，我也無可奈何。我很喜歡你跟曇摩蜚學習經典。你畢業後就轉入仰光高等學校罷，那學校對於緬甸的風俗比較的保存一點。』加陵說：『那麼，我明天就去告訴曇摩蜚和法輪學校的教師。』婆多瓦底說：『也好。今天的天氣很清爽，下午你又沒有功課，不如在午飯後一塊兒到湖裏逛逛。你就叫他們開飯罷。』婆多瓦底說完就進臥房換衣服去了。

原來加陵住的地方離綠綺湖不遠。綠綺湖是仰光第一大、第一好的公園。緬甸人叫他做干多支；「綠綺」的名字是英國人替他起的。湖邊滿是熱帶植物。那些樹木的顏色、形態，都是很美麗、很奇怪。湖西遠遠望見瑞大光，那塔的金色光襯着湖邊的椰樹、蒲葵，直像王后站在水邊，後面有幾個宮女持着羽葆隨著她一樣。此外好的景緻，隨處都是。不論什麼人，一到那裏，心中的憂鬱

立刻消滅。加陵那天和父親到那裏去，能得許多愉快是不消說的。

過了三個月，加陵已經入了仰光高等學校。他在學校裏常常思念他最愛的朋友敏明。但敏明自從那天早晨一別，老是沒有消息。有一天加陵回家，一進門僕人就遞封信給他。拆開看時，却是敏明的信。加陵才知道敏明早已回來，他等不得見父親的面，翻身出門，直向敏明家裏奔來。

敏明的家還是住在高加因路，那地方是加陵所常到的。女僕瑪彌見他推門進來，忙上前迎他說：『加陵君，許久不見啊！我們姑娘前天才回來的。你來得正好，待我進去告訴她。』她說完這話就速速進裏邊去，大聲嚷道：『敏明姑娘，加陵君來找你呢。快下來罷。』加陵在後面慢慢地走，待要踏入廳門，敏明已迎出來。

敏明含笑對加陵說：『誰教你來的呢？這三個月不見你的信，大概因為功課忙的原故罷。』加陵說：『不錯，我已經入了高等學校，每天下午還要到疊摩蟬那裏……唉，好朋友，我就是有工夫，也不能寫信給你。因為我抓起筆來，就沒了主意，不曉得要寫什麼才能叫你覺得我的心常常有你在裏頭。我想你這幾個月沒有信給我，也許是和我一樣地犯了這種毛病。』敏明說：『你猜

的不錯。你許久不到我屋裏了，現在請你和我上去坐一會。」敏明把手搭在加陵的肩膀上，一面吩咐瑪彌預備檳榔，淡巴菰和些少細點；一面攜着加陵上樓。

敏明的臥室是樓西。加陵進去，瞧見裏面的陳設還是和從前差不多。樓板上鋪的是土耳其絨氈。窗上垂着兩幅很細緻的帷子。她的奩具就放在窗邊。外頭懸着幾盆風蘭。瑞大光的金光遠遠地從那裏射來。靠北是臥榻，離地約一尺高，上面用上等的絲織物蓋住。壁上懸着一幅提婆和率表雅洛觀劇的畫片。還有好些繡墊散布在地上。加陵拿一個墊子到窗邊，剛要坐下，那女僕已經把各樣吃的東西捧上來。「你嚼檳榔啵？」敏明說完這話，隨手送了一個檳榔到加陵嘴裏，然後靠着她的鏡臺坐下。

加陵嚼過檳榔，就對敏明說：「你這次回來，技藝必定很長進；何不把你最得意的藝術演奏起來，我好領教一下？」敏明笑說：「哦，你是要瞧我演戲來的。我死也不演給你瞧。」加陵說：「有什麼妨礙呢？你還怕我笑你不成？快演罷，完了咱們再來談心。」敏明說：「這幾天我父親剛剛教我一套雀翎舞，打算在涅槃節期到比古演奏，現在先演你瞧罷。我先舞一次，等你瞧熟了，再奏樂

和我。這舞蹈的譜可以借用「達撒羅撒」歌調借用「恩斯民」。這兩枝譜，你都會嗎？」加陵忙答應說：「都會，都會。」

加陵擅於奏「巴打拉」，（一種竹製的樂器詳見大清會典圖）他一聽見敏明叫他奏樂，就立刻叫瑪彌把那種樂搬來。等到敏明舞過一次，他就跟着奏起來。

敏明兩手拿住兩把孔雀翎，舞得非常的嫺熟。加陵所奏的巴打拉也還跟得上，舞過一會，加陵就奏起「恩斯民」的曲調；只聽敏明唱道：

「孔雀孔雀！你不必讚我生得俊美；

我也不必嫌你長得醜劣。

咱們是同一個身心，

同一副手脚。

我和你永遠同在一個身裏住着。

我就是你啊你就是我。

別人把咱們的身體分做兩個，

是他們把自己的指頭壓在眼上，

所以會生出這樣的錯。

你不要像他們這樣的眼光。

要知道我就是你啊，你就是我。」

敏明唱完，又舞了一會。加陵說：『我今天才知道你的技藝精到這個地步。你所唱的也是很好。且把這歌曲的故事說給我聽。』敏明說：『這曲倒沒有什麼故事，不過是平常的戀歌，你能把裏頭的意思聽出來就夠了。』加陵說：『那麼，你這枝曲是爲我唱的。我也很願意對你說：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。』

他們二人的感情幾年來就漸漸濃厚。這次見面的時候，又受了那麼好的感觸，所以彼此的心裏都承認他們求婚的機會已經成熟。

敏明願意再幫父親二三年才嫁，可是他沒有向加陵說明。加陵起先以爲敏明是一個很信

佛法的女子，怕她後來要到尼庵去實行她的獨身主義，所以不敢動求婚的念頭。現在瞧出她的心志不在那裏，他就決意回去要求婆多瓦底的同意，把他娶過來。照緬甸的風俗，子女的婚嫁本沒有要求父母同意的必要。加陵很尊重他父親的意見，所以要履行這種手續。

他們談了半晌的工夫，敏明的父親宋志從外面進來，抬頭瞧見加陵坐在窗邊，就說：「加陵君，別後平安啊！」加陵忙回答他，轉過身來對敏明說：「你父親回來了。」敏明待下去，她父親已經登樓。他們三人坐過一會，談了幾句客套，加陵就起身告辭。敏明說：「你來的時間不短，也該回去了。你且等一等，我把這些舞具收拾清楚，再陪你在街上走幾步。」

宋志眼瞧着他們出門，正要到自己屋裏歇一歇，恰好瑪彌上樓來收拾東西。宋志就對他說：「你把那盤檳榔送到我屋裏去罷。」瑪彌說：「這是他們剩下的，已經殘了。我再給你拿些新鮮的來。」

瑪彌把檳榔送到宋志屋裏，見他躺在席上，好像想什麼事情似的。宋志一見瑪彌進來，就起身對她說：「我瞧他們兩人實在好得太利害，若是敏明跟了他，我必要吃虧。你有什麼好方法教

他們二人的愛情冷淡沒有？瑪彌說：『我又不是蠱師，那有好方法離開他們？我想主人你也不必想什麼方法，敏明姑娘必不致於嫁他。因為他們一個是屬蛇，一個是屬鼠的（緬甸的生肖是算日的。禮拜四生的屬鼠，禮拜六生的屬蛇。）就算我們肯將姑娘嫁給他，他的父親也不願意。』宋志說：『你說的雖然有理，但現在生肖相剋的話，好些人都不注重了。倒不如請一位蠱師來，請他在二人身上施一點法術更爲得計。』

印度支那間，有一種人叫做蠱師，專用符咒替人家製造命運。有時叫沒有愛情的男女，忽然發生愛情；有時將如膠似漆的夫婦化爲讐敵。操這種職業的人，以暹羅的僧侶最多，且最受人信仰。緬甸人操這番事業的也不少。宋志因爲瑪彌的話提醒他，第二天早晨他就出門找蠱師去了。晌午的時候，宋志和蠱師沙龍回來。他讓沙龍進自己的臥房。瑪彌一見沙龍進來，木雞似的站在一邊。她想到昨天在無意之中說出蠱師，引起宋志今天的實行，實在對不起她的姑娘。她想到這裏，就一直上樓去告訴敏明。

敏明正在屋裏念書，聽見這消息，急和瑪彌下來。蹣步到屏後，傾耳聽他們的談話。只聽沙龍

說：『這事很容易辦。你可以將她常用的貼身東西拿一兩件來，我在那上頭畫些符，念些咒，然後給回她用，過幾天就見功效。』宋志說：『恰好這裏有她一條常用的領巾，是她昨天回來的時候忘記帶上去的。這東西可用嗎？』沙龍說：『可以的，但是能夠得着……』

敏明聽到這裏已忍不住，一直走進去向父親說：『阿爸，你何必擺弄我呢？我不是你的女兒嗎？我和加陵沒有什麼意？請你放心。』宋志驀地裏瞧見他女兒進來，簡直不知道要用什麼話對付她。沙龍也停了半晌才說：『姑娘，我們不是談你的事。請你放心。』敏明斥他說：『狡猾的人，你的計我已知道了。你快去辦你的事罷。』宋志說：『我的兒，你今天瘋了嗎？你且坐下，我慢慢給你說。』敏明那裏肯依父親的話？她一味和沙龍吵鬧，弄得她父親和沙龍很沒趣。不久沙龍垂着頭走出來；宋志滿面怒容蹲在牀上吸烟；敏明也忿忿地上樓去了。

敏明那一晚上沒有下來和父親用飯。她想父親終久會用蠱術離間他們，不由得心裏難過。她躺在牀上翻來覆去，繡枕早已被她的眼淚溼透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她到鏡臺梳洗，從鏡裏瞧見她滿面都是鮮紅色，——因為繡枕退色，印在她的